

衛書書簡

衛書

××先生：

自從爲您作了四、五期的「每月新書」之後，覺得此地的出版界實在也是够人寒心的了，因此想藉此來述說一下在臺灣作書目的種種困處。雖然都是些讓人不快的事，想必您也樂意聽我道來：

一、我作書目通常係以報紙的文化廣告爲首要情報來源，有了這批情報，作起書目來才有個準兒。可是這些新書的廣告，對我來說絲毫沒有用處，因爲有些書局在廣告上說（比如說）要在六月底前結束某書的預約，待我七月到書店去看，往往店員說要到八、九月才出書，迨書出版後，版權頁上却赫然印着「六月初版」等的字樣，明明是一本新書，却無法作成「每月新書」的書目。更有甚者，一次我（六月）在報上文化廣告欄見有五洲出版社「今日出版」新書一批，跑到書店一查，却全是一月甚或更早的出版物，在「眼不見不信」的工作原則下，勞心勞力莫此爲甚，此爲寒心之一。

一、您可以發現，在這麼多期的「每月新書欄」，沒有一本皇冠出版社的書，這問題最爲嚴重，因爲皇冠從來不在他們叢書的版權頁上註明出版年月與版次，使得一大批書成了出版界的「私生子」，我實在不知皇冠出版社這樣做的用心何在？若是作者們是以「賣斷」來讓渡著作權，那倒還則罷了，若是以「抽取版稅」爲方式的作者，豈不是要大喫悶虧了嗎？難怪我們一直無法作出一份像樣的書目。更怪的是，會有這麼多作家在他們出版社出書，這些作家也太不知愛惜自己的書了，連這樣一點小小的關心也不願付出，怎能再要求別人的關

心呢？凡事總須「天助自助」，責怪出版社的不負責任也不是事。此為寒心之二。

一、最近賺錢的書大行其道，每本書的印數都是二版、三版的直線上升，有些書更絕，爲了招徠讀者，索性書一出版，版權頁上便印上了「再版」或「三版」的字樣。這般的書，我想也就不必再去考慮是否要收在新書欄內，反正它所急的祇是賺錢而已。此為寒心之三。

一、我是個歡喜讀點書的人，可是這一陣子的經濟歪風，吹走了文學，吹走了一向捉襟見肘的讀書人，有些書實在把定價訂得太高，有些百來真的小書，竟訂至五十大元，另外最近有本「兩性之間的困境」，竟也訂到百元之譜，反觀某些優良的雜誌，尤其是有關文學的雜誌，如貴刊「書評書目」、「中外文學」，頁數本來就不少，定價總在二十元上下，我想您們絕不會把書價再漲高的，因爲對雜誌來說，這樣已是最大的飽和點了。此為寒心之四。我眞地很寄望讀書人們多訂雜誌，一則可以免去漲價之虞，一則可以「分期付款」買回大量的知識。

××先生，也許真是時代不同了，現在的社會已不知將文學放逐到什麼地方去了，文人發表的東西，似乎只有在文人之間流傳，「外人」很難搞得清楚，也許這幅煙幕得由貴刊大力揭起，這也是我在替貴刊做這項工作寒心之餘，僅存的一絲暖意了。

衛書敬上

六三、七、二一